



射阳河

编者按:
春承万物,起转轮回。
藏不住的春,驿动萌发的
春。春在心间,何处无春?
让我们一起走向春天,聆
听春天的心跳。



名家有约

静待春暖花开

小区里做雨污分流工程,车便借停到人家小区围墙外的一长排柳树下。早晨取车上班,见车身上落了许多柳树叶,一片片,完整明艳,将车装饰得颇为缤纷。柳树不只春来花开烂漫如雪时摄人魂魄地美丽,深秋初冬叶色斑斓时分亦甚好看,而此一冬寒渐浓时的凋零也别具韵味。只要你愿意稍加注意,而不总是无视地走过。

经雨洗,落叶很干净。细看,除却那些许无伤无伤的小黑斑,几乎都无一点破损。端详了一会,终究没舍得将它们随手挥开扔掉,一片片捡起,轻轻松松就捡了一大束。一夜风雨催落了多少叶呀,抬头看,枝上业已零星,显然已经不起哪怕只一日的风吹雨打了。

去年此时,某天早晨,见有年轻女子蹲在柳树下拾捡地面上的落叶,电瓶车斜停在她的身边。过去职业经历所致,猜她是位有心的幼儿教师,经过时看到,看见了落叶的价值,拾捡去以用于她的保教工作。后经查证,果然是。在有责任心更具慧心的幼儿教师眼里,天底下的衰草枯茎,无一样是无用的废弃物。看看握在手心里的柳树叶,眼前又浮现出那位蹲身专注于拾捡的年轻女子,同时惊觉,忽忽一年过。日子可真不经过呵。年轻时自觉拥有大把大把的日子,多无所谓,待到有所谓时,手中所剩,许已无多。

正发呆,有中年妇女推一购物车从身边走过。女人伸手从停在路边的车身上拾起一片漂亮的柳树叶,将它郑重地塞进购物车里的人。不料坐着的人抬起右臂将她粗暴地推开,那一片金黄,就叹息着落向了地上。车经过那辆购物车的时候,特意转头看了看,购物车里,是一张灰色的,漠然的,几乎全然失去生气的脸。莫名地,在心底一声轻叹。

用面纸将彩叶上余留的水迹一叶叶拭净,摆在桌边待其慢慢自行晾干。许可以拿它们当书签用?若会写诗,其实它们很宜于作为彩笺的。欲寄彩笺兼尺素,山长水阔知何处。惜我写不出,才气不足更兼心若安然潜流之水,没有那么多浪漫情思欲借此抒发,何况即便有可写亦无以寄送。这么想着,又似觉得,真是可惜了柳树们于这一轮回里留予人间的最后美丽。

昏睡中进入2023。奇怪自己怎会这样犯困,晚不到八点就半躺着翻书,翻了两三页纸而已,提不起兴致,于是手机略看了看几地的新年晚会直播,心底亦不能因之鼓荡起些许波澜,然后,不觉间,在床头灯的微光中,在他的剧的细言碎语声中,兀自打起盹来。这么一两个小时,索性正而八经地躺下睡去。无法说清,几日前经历过的新冠病毒,对于自己的身和心究竟有着怎样程度的耗损。

睡中走过长长的梦境,长而平缓,然后走进新年的第一个早晨。这个早晨很平淡,与其他早晨并没有什么两样,可是因为人们将它作为一个新的周期的起点,它又分明自带一些不同的意味。是的,年轮无端又被加上一圈。记得睡梦中脑海里总盘桓一些句子,自己刻意要留与自己的,是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,却有谁偏偏强赋与我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,梦里的自己尚在大学读书,在一间陌生的教室里,有人送给我一袋新摘的还没红透的樱桃。而新的一年早晨的窗外,我看见,芭蕉全然枯索着的,没有一丝绿意残留。

似乎,这一次的垫伏,格外长格外久。不知那一声惊雷,将响起在何时何处。

下雨,雨不大,雨里夹着雪。烂雪吗,打在车上咄咄地响,像是被谁负气甩下来的,还带着些许不屑。听着浙浙沥沥的咄咄声,似能看见雪疾速沾落车身的一瞬,那完全彻底的打开,复四下里的飞洒。

车窗外一派灰灰地。灰色充溢了所有的空间,并且流动着,永无止尽似的。道边地杉厚厚落叶的棕褐,田里大幅平坦的麦绿,沟河里大小水面的白,也全都蒙在茫茫然的灰色里,全都被困扰着了,发不出、散不开自己的声音,都有些愣怔不知所措。

走出车才知,雨里夹着的,是硬的雪粒。抑或是过了下烂雪的地域。雪粒在人的头上身上,在地面上台阶上,灵巧地蹦跳,打在脸上还有些痛。有一粒恰落在温热的两指间,硬硬的,凉凉的,好久才化为温的水,很快收干。身子不由得往衣服里埋了埋。

再出发,却见到了雪舞。大又密的雪,一朵朵,无数朵,随风飞扬,不歇地扑过来,扑过来。鸟在雪中奋力地飞,是在寻找回家的路么。树木田垄,人家的屋顶,全都蒙上了一层白。天上灰色的云汽更深深地贴向地面。天地之间漫无边际的灰色调里,因舞着的,落了的雪的白,更添几分迷蒙意。

昨夜呜咽的风,听得人满心寒凉,早起翻出最厚的冬衣穿上方出门。半日小雨铺垫后,雪来。气温定在迅速地下降。明天应见冰封了吧?最深的冬里,该最凛寒。坚持一下,走过这凛寒又萧瑟的一程,然后就是上行路,然后就是,春暖花开。

(作者系江苏省作协会员)

美好时光

春心

□逢维维

一到春天,我的心,就会长出万千白羽。像蒲公英张开的伞,随时在做着脱离枝头的准备,没有一日不向外张望的。朋友笑我春心荡漾。一想到我的心,在春风的推送下,如秋千般,在春水中一漾一漾的,怎能不生发出无限的辽阔与温暖呢?我觉得有一颗春心真好!

可谁见过春心长什么样呢?很小的时候,妈妈就教我念春江暖鸭先知。那时我就羡慕会游水的鸭子,笨拙的外表下,有一颗最先感知春天的心。春天一到,嘎嘎一声,就跳入春水里,和刚苏醒的鱼儿,相互追逐打闹着。一个咕咕咕咕把水把水探出外,一个哗啦啦忙忙着把脚滑进水里。它们就像贪玩的小孩,比赛着,看谁吐得泡泡大和多。而我却在奶奶春捂秋冻的唠叨声中,把自己裹得像个小小肉粽,哪能感知到春心?

那时幼小的我固执地认为,生长在春天里的事物一定都有一颗春心的。可长在春天的事物多种多样,难道春心也是多种多样的吗?那多种多样的春心又是什么样呢?出生在冬天里的我有春心吗?好奇的我跑到书本中寻找答案。

乡土风物

春燕归来

□谷将

立春过后,遥望故乡,不禁低声默念,那些翩然飞舞的燕子该回来了吧!燕子是有灵性的飞禽,燕子恋家,也恋家。无论贫富,不管房子高矮,只要选中谁家,在谁家筑了巢,明年春天必定不远千里万里,不顾风雨飘摇,历经磨难,继续回到老房东家。进门一看,那屋梁上的燕巢也必定完整如初。乡村虽然每年都有新燕子来,可主人与新燕子的父母是老相识,老邻居。燕子与农家相敬如宾,相处和睦,共同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。

我自小生活在乡间,每年春天我都会与燕子相遇相逢。立春过后,天气转暖,乡村里就多了许多又黑又亮的身影。燕子或在碧蓝的天空中高低飞翔,或在电线杆上静立,或在屋檐下衔泥做窝,或在房顶上叽叽喳喳,它们翩然起舞的身影,是春天交响曲中动人的音符。

燕子是一种长相特别的鸟。一副玲珑的小面孔上,嵌着一对俊俏的小眼睛,一张尖尖的小嘴。它头部、背部、翅膀都呈青黑色,腹部却是一团白色,色彩对比极为鲜明。它两翅尖长,尾羽平展时呈叉状,好像张开的剪刀。

燕子往往成双入对结伴而来,翅膀扑棱棱地煽动着,绕着房前屋后飞翔。不像别的鸟,生来就对人有很强的戒备心理,与人极其生疏。春来的燕子则亲近距离接触人类,对人有莫名的亲切感和信赖感。它们喜欢与乡民比邻而居,将自己的巢穴建在房檐下,或是屋子角落处。乡民们也确实是燕子的保护神,家家户户都大大宽宽地对待它们,与它们和谐共存。

燕子是一种有灵性的候鸟,秋去春来,年年如是。老人们说燕子吃害虫,不仅是一种益鸟,而且格外恋旧重情义。它们今年在哪家生活,明年即使跋涉山涉水,还会千方百计飞到哪家来。每年春燕从南方归来,人们都欣喜地打量着它们,辨认它们的模样,如同迎接自己的亲人。

几滴春雨,一缕东风,数声燕鸣,草草地勾勒出一幅乡村早春的白描图。许是那轻盈的燕子从遥远的江南携来了一翼春雨?看,浙浙沥沥,朦朦胧胧,如烟似雾,氤氲整个广袤的乡村大地。而燕子,是雨中最可爱的精灵呵!时而舒缓地滑翔,时而直冲云霄,来去自如,没有任何的约束与羁绊。

一个暖阳高照的午后,微微的风儿拂着丝丝如少女秀发般的柔柳,阵阵馥郁的花香也扑鼻而来,沁人肺腑。顿时,如有一股清泉注入我的心田,五脏六腑无比滋润妥贴。归来不久的燕子,在高空悠闲地盘旋着,似如许黑色的音符在蓝天的曲谱上自由跳跃。它们的动作是那样轻快敏捷,身姿是那样灵活优美,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又一道曲线。有时候,它们飞倦了,也会落在凌空飞架的电线上歇息一会儿。有的灵活地扭动着精致的小脑袋,四下里毫无目的地张望;有的凝神片刻,静静地思索着什么;有的刚停下来,又展开俊俏的翅膀,消失在浩渺的春光中。古诗有云:“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据说,燕子每年都会回来寻觅旧巢。

小小的燕子,年复一年,就这样来回地奔波着,寻找着生命里自然的归宿。

记得当年老家的屋檐下,有个做工十分精致的燕窝。那时已入深秋,燕巢寂寞地闷在易,才更加期盼早点打春,急切地守望春天的到来。

今年春节,亲友邻里,除了如往祝福外,又多了一个新贺词,“阳阳阳,喜洋洋”,悄悄地互相交流“阳康”的经历跟心路历程,还有抢药送药寄药备疫的经过,有令人羡慕的温暖,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盲从,也有令人不耻的偶遇……总之,随着冬去春来,一切旧怨不利都已抛在癸卯年钟声敲响之前,无比喜悦地点燃了红色鞭炮,炸燃多响多彩的烟花,迎接新春,开门接福,这是压抑了三年的心情释放,也是向过去一千零九十五天的挥手告别。

我从人们喜色洋溢的脸上读懂了有关心头那个春的含义,比我孩童时掰着指头掰“年头”盼过年的心情还要迫切,还要丰富,还要厚重,更有传统和时代感,因为成年人胸中多了一份家国情怀的责任与担当。“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”,都翘首以待了春,乘着和煦的春风,向着目的地,向着理想彼岸,向着烟火阑珊处,向着诗与远方。

春心是藏在诗人笔下的“二月出惊见草芽”“春风绿遍天涯路”“春草年年绿”“春水碧于天”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……柳眼梅腮,已觉春心动吗?打开唐诗宋词,写春天的句子多如牛毛。什么“春风、春雨、春芽”“春燕虫声、春柳春花、河豚萎蒿”……在诗人眼里,它们都是有春心的,总是撩拨人们在春天盛装出动,走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踏春路上。难道他们也和我一样在找寻春心吗?

父亲对因没找到春心郁郁寡欢的我说,把耳朵贴到大地上去听,像听心跳一样去认真地听。瞬间一股凉气钻入鼻口,扑上脸颊。紧接着从耳朵里传来坚冰的碎裂声、地龙爬行的声音、麦苗返青的拔节声;犁地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,铿锵有力地在大地上奔跑的声音;还有父亲的铁锹锄头碰击的声音……真是天上飞的,水里游的,地上爬的,土里钻的,洞里藏的,一草一木,一花一虫,一善一苗,都在各唱各音。滋滋、啾啾、沙沙、嗡嗡、哗啦啦、轰隆隆……从春风中吹来阵阵繁密清脆的管弦乐声,弹奏起

新颖美妙的春音。真是惊了我的耳,醒了我的眼,乐了我的心。正趴在地板上听得忘乎所以的时候,奶奶早就从河畔河边树上摘下各种野菜,开始吃春咬春了,并笑眯眯地对我说,春心就是大地的心。

一到春天,奶奶就蘸着头油,把稀疏的白发梳得溜光水滑,挽成一个小小的髻,仔细地戴上崭新的蓝底白花头巾,站在春日的暖阳里,一边从没牙的嘴里发出噜噜的声音,一边从手中扬起一把把稻谷,仔细喂那些吊着细长脖子又叫又跳的鸡呀鸭呀鹅的。她笑着咧开嘴说,莫愁,莫要愁,春天来了,你们的好日子也来了。

春心真是大地的心吗?诗人说,“春到人间草木知”“一枝独放不是春”“万紫千红才是春”。怪不得一到春天,我的心就痒痒的,原来一到春天,我的心就跟着季节的轮回,在春天里长出春心,像花儿一样,重新绽放在枝头。怪不得一到春天,奶奶就戴上新的头巾,穿上新的衣裳。我似乎找到了答案,可奶奶却不在了。终于明白,大地蕴万物,万物皆有春心!

那里,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,只有我每每经过,总要抬头打量一会儿。缺少燕子,空巢似乎只是一个虚无的存在,没有一丝生气,孤独地困在那里。我常常凝神伫立良久,内心深处难免生出些许悲凉,世事变幻,人生多舛,莫不如此!每年寒潮来袭时,燕子们都会不顾一切地弃巢而去,长途迁徙,从不问前路之艰辛,也不论燕巢是否还会安好。每年,它们总是义无反顾。

有一回,见到一个燕巢,也是很精致完美的,可惜燕子迁徙不久,就被小孩子们无端地破坏掉了。然而这些,客居南方的燕子是绝对无从得知的,第二年它们照样会回来。当看到已残破不堪的家时,它们会伤心流泪,怨恨那群无知的小孩吗?不过,有一点是肯定的,它们一定会修缮家园,哪怕是三番五次地重新开始。

现在,老家屋檐下的那燕巢早就不见了,记不清是自然损坏还是人为糟蹋,反正人们早已彻底忘却了它。只有我,每当燕子来时,总会惦着那处燕巢,从那儿经过时也会多瞄上几眼。也许,在我的内心深处,早已对燕子有着不舍的情感。

春风起处,燕鹏飞。那些黑亮的精灵们从南方一路向北,找寻着曾经的记忆,又三三两两飞出寻常百姓家。归来的春燕,在春风里呢喃,在春光里自由快乐地飞舞。可爱的小燕子,在季节和生命里周而复始,诉说着辛酸和幸福。

故乡的燕子呵,你是我永远抹不掉的乡愁!

□邹德萍

生活感悟

打春了

“盼望着,盼望着,东风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。”不熟悉描写春天这四句来自清先生的话,恐怕不多。春天,真的来啦!

年年打春,今又打春。很多人没听过打春的说法,其实打春就是立春的意思。立春是我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节气,2023年的立春是阳历2月4日10时42分。每年打春,不是“五九尾”,就是“六九头”。民间古有一说:春打“五九尾”,穷人跑断腿,春打“六九头”,户户有饭接(意为饱)。反映了古代民众的生活凄楚状态,但今天已不灵验了,人们丰衣足食,天天犹如过年。

今年打春,在二十四个节气中亦如往年,按中国天文日历推算确定的,但是放在过去三年中看这个“春”,就有点儿很不寻常了,因为人们深受病毒的困扰,胆颤心惊,如履薄冰,小心翼翼地走过了千余日,此段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,已经镌刻在岁月的年轮上,映照在四季的节令中,铭记在各人的记忆深处。只有经历过严寒考验的人,才知道脚下曾经的艰辛与不易,才更加期盼早点打春,急切地守望春天的到来。

正月初三,兄弟姐妹大聚会,拼两张桌子,凳子不够,站着端饭碗,满屋喜气,简单饭菜,吃得很香。饭后小坐,冬阳正好。三个外甥,有个成家,上班后即赴青海业务工地;一个外甥已网上订好机票,陪父母赴哈尔滨去会亲家,又前一后补办婚礼;另一个外甥笑说,继续当好暖男,为婚恋保温,守护喜欢的南阳小才女。我儿子和他的两个嫡叔伯弟弟都有各自的新年计划,努力的目标,美好的心愿。我一退休之人,听了也心潮澎湃,暗下决心,把长篇作品早点收笔。昨天,夫妻去串门时,邻居十分热情地送了紫萝卜,关照说准备“咬春”,看着那紫色外皮的萝卜顶端,已经生出嫩黄色的叶芽,仿佛看到了春天里绽放的萝卜花,蜜蜂,蝴蝶正贪婪地闻花香。

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春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,牵引着我,向前,向前。十里春风不如你,我们相约在桃花即将盛开的地方。悄悄告诉你,打春啦!

易,才更加期盼早点打春,急切地守望春天的到来。



鸟的天堂 王万舜 摄

- 名家有约
- 美好时光
- 乡土风物
- 生活感悟